

福建通志

第貳拾捌冊
高僧傳

K295.7
1

福建高僧傳卷一

唐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六傳至南能其教彌昌後分爲南岳懷讓青原行思思傳石頭希遷又數傳至洞山良价价傳曹山本寂是爲曹洞宗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海傳黃蘗希運潯山靈祐祐傳仰山慧寂是爲沩仰宗運傳臨濟義玄其法最盛是爲臨濟宗石頭之嗣又有六祖道悟者傳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鑒鑒傳雪峰義存存傳雲門文偈是爲雲門宗又傳玄沙師備備傳羅漢桂琛琛傳法眼文益是爲法眼宗總曰五宗而百丈長樂人著爲清規始有住持之名尊之曰長老黃蘗福清人潯山長溪人雪峯南安人玄沙福州人曹山莆田人是福建唐代高僧天下莫盛焉而五代及宋由此其選方興未艾也惟釋氏本無方之民其有雖非福建人而出家悟道開山住持以至傳戒示寂於福建各地者一體立傳不復如儒家之分流寓名宦各類矣

道一馬氏子什邡人

一作漢州人

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

文幼依資州唐和尚落髮

一作受戒於渝州圓律師

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傳法院懷

讓禪師謂曰磨磚不能作鏡坐禪豈能成佛時同參者九人惟道一密受

心印

一作登建昌石門山有洞壑之幽謂其徒曰吾當棲此遂沐浴跏趺而進諡大寂禪師

至建陽佛跡嶺創寺居

焉苦雀鼠蚊蠅之擾作法禁之遂絕

八閩通志雍正通志

如一不知何許人開元末爲僧福州鐘山興牀座俄有僧偏身瘡疥衣服

縷縷巡繞寺中僧眾覩之無不厭惡如一見而憫焉延入常住別堂安置

度夏未辭去問去何所答曰歸庵中又問庵何在曰只在大乘寺東如一

曰某日前自彼處來未見有庵曰但來相訪如一遂往果見前僧在巖口

相候因攜手入精舍樓閣森聳殿堂交錯且非人間景物三日遣如一下

山迴首見悉是巖石如一由是倍力修進願預聖流云

宋高僧傳

侯海長樂人姓王氏洪州百丈山僧卽歲離塵三學該練焉祖闡化江

西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明果普願同號入室海侍焉祖言下有悟被祖

振威一喝直得二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植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
山以居處巖巖巖極故號百丈處未期月多主之賓四方譽至潯山紅藥
實當其時海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
論璣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
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摩傳法至六祖已來得
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
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櫪架挂搭道具卽必斜沈
牀脅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意
儉也行誓請法示上下均力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其諸制度與毗
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始每上堂有一老人
隨眾聽法一日眾退惟老人不去海問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
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海曰汝問老人曰

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海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海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海領眾至山後巖下一杖挑出一死野狐迺依法火葬之海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王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海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亡

浪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元和九年正月歸寂享年

九十五穆宗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宋高僧傳閩書

晉光福州人得青原行思之傳

閩書

慧海號大珠建州人住越州初參馬祖於言下曰識本心不繇智覺踊躍

禮謝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

閩書

水塘和尚汀州人馬祖法嗣也

閩書

隱峯邵武人住五臺山初遊馬祖之門未能覩與復來往石頭後於言下

相契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

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遂以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
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歸心頓息遂即顯神異慮成惑眾遂入
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眾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
立化也無曰有峯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峯乃倒立而化亭亭然
其衣順體時眾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已遂有妹爲尼
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受惑於人於是以手推
之直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闍

懷暉姓謝氏泉州人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
德暉互相推証後潛岨嶮山次寓齊州靈巖寺又移卜百家巖泉石幽奇
苦禪子請問繁雜上中條山行禪法爲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
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大曆中敕應天下名僧大
德三學通瞻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焉暉既居上院爲
人說禪要朝士日來參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

示疾十二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

全身葬于瀟橋北原敕謚大宣教禪師立碑于寺門嶽陽司倉賈島爲文

述德焉

宋高僧傳

靈澈會稽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吉李紆以是名由

二人而颺貞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江

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

詩話

無了姓沈莆田人長慶中得法於江西馬祖行經龜山覩六眸巨龜自淵

泉浮出足躡小龜四回首面無了如作禮狀者三因名其地曰龜洋結茅

居焉咸通八年年八十一示寂後塔巖水門人發之已二十年身浮水中

不壞閩王昇府供養忽臭氣遠聞王曰可還舊山言訖異香暫熏乃封真

寂大師志忠者陳氏子幼出家從無了受法苦行一如之賜號廣濟

雍正通志

道光通志

正幹本姓吳莆田人得法於六祖辭歸至福州黃蘗山曰吾受記於師逢

苦即任其在是乎遂即山建寺爲黃集初祖闕書道

靈祐長谿趙氏子潭州瀉山僧也年十五出家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
西參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靈祐曰某甲丈
曰汝懷鉢中有火否祐撥之曰無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
無這個靈祐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
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慮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
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
祐曰將得來丈曰在其處祐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
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任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
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徒徒不盈千丈曰吾輩中莫有人任得否陀曰
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聲款

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祐祐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瀉
山主人也丈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
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
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
麼林曰不可喚作本校也丈乃問祐祐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
輸却山子也祐遂往焉是山峭絕夏無人煙猿猴爲伍橡栗充食經於七
載絕無來者祐日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卽捨
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祐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
行路吾果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如無緣卽任汝等所爲言訖皆散
去祐乃回庵未及一載巖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祐安曰某與
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
居民稍稍知之率眾共營梵宇迎卽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
咨立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

計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
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
淨清淨無爲澄淨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
有修否祐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
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掃除現業流
識却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
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
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
聖情盡體露眞實理事不二卽如如佛祐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
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祐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
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祐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祐睡次仰山問訊
祐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祐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
看仰取一盆水與祐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祐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祐曰二子見解過於鶯子祐
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留漱敷坐怡
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按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初參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
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審
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曲稼安自茲領旨
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安躬耕助道三十餘年及祐歸寂眾
請接踵住持瀉山嘗問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曰牧牛山曰汝作
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暮鼻拽將回山曰子眞牧牛也 仰山慧寂
禪師初謁耽源已悟元旨後參瀉山遂升堂奧前後執侍十五載嘗卧
次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仰遂就座有一尊者
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
諸眾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仰便禮拜又一日有梵

僧從空而至仰曰近離甚處曰西天仰曰幾時離彼曰今蚤仰曰何太
遲生曰遊山玩水仰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閑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
特來東土禮及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仰作禮乘空而去
自此號小釋迦後任東平稱馮仰宗 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聰
敏參禪不得百丈遷化後到馮山山間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
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
我道一句看香嚴被馮山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
頭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晝餅不可克饑屢上堂頭
乞馮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
汝事香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
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
卓庵一日芟除草木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馮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

一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
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瀉山聞得曰此子澈也仰山
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寂親目勘過仰山後見香嚴
曰和尚贊歎師云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嚴乃舉前頌仰山此是夙習記
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嚴又成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
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
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

沙彌仰山乃報瀉山云且喜春風歸師兄會祖師禪也

楚寶外編

李頭陀嘉州人幼從百丈禪師住洪州後還葬母於沙堤間前廬墓三年

題詩石上曰守墳三載念生緣種樹爲陰出世恩劃石寄言相付囑一重

孫付一重孫題墓石自開頭陀遂端坐於中與石復合

閩書

大智長樂人住百丈山初事龍泉禪師一日師令浣巾於井見青黃二龍

戲井中玩之歸還其師詰之遂以鉢探二龍獻師師奇之令削髮遊方臨

行囑之曰逢馬則參遇丈則止果至百丈山參馬祖遂得道於其山後復

歸龍泉立道場製叢林規傳于世

闕書

神暄俗姓留建陽人幼沈靜非關不言客遊妻女入開元寺出家無何本郡太守入寺訪其師見神暄神彩朗練太守善相人也顧之數四且曰是子真出塵之器異日承受深法千眾圍繞必超上果非凡人也乃誦七佛俱胝神咒昏曉不絕糾戒畢於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其神人時來問道拱手曰暄曰赤松洞之東峰有林泉卓異師可居之否暄隨請行住數年多徵瑞貞元二年遇志賢禪師問暄如此持誦魔事必生欲滅魔怨須識身本身本既真無魔無佛豁然開悟理事俱成神咒功倍元和八年中丞范敬遣使賞乳香氍毹器皿施暄並迴施現前大眾次中書舍人王仲請於大雲寺爲眾受菩薩戒十二載平昌尚書孟簡自會稽甄請不起八月迴舊山示滅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

焉一云暄在金華山北多寒少陽神人問曰師須何物曰吾在山之陰苦

于凜冽神曰小事耳至夜聞暄闐之聲明旦見一小峰移矣

宋高僧傳

壽稱長公一云良姓建州人家貧業農事母至孝蓬跣耐寒暑夜豎圓木

三尺許危坐達旦與同侶芸田烈日中常有陰雲覆之初學道邑之黃洋

巖貞元中改築銅鉢山巨石大木皆獨力運之舉重如輕施水療疾或與

之米四五石亦頂戴以去涉險如飛言休咎輒驗施水療疾無不愈者示

寂以火煙燄亘天而震鈴誦經之聲不絕火息遺蛻儼然得堅固子數合

雍正通志

法通貞元中居壺山虎邱巖嘗下山遇兩虎爭一牛通隔而分之黃御史

酒壺山詩云井通鱗吐脈僧隔虎棲禪

道光通志

行標本姓方泉州人九歲投玉潤寺神岐出家長而辭師北遊抵京詣

次大簡法會章教奇之令首其眾尋推入道場憲宗善之元和十一年復

歸去洞黃滔稱爲釋子之高傑者

黃御史集道光通志

竊然漳州人生唐寶曆時出家師事懷暉禪師錡鉢自給嘗登壇演說有紅蓮變白異香飄空之瑞雲游四方所過林莽虎皆馴伏禱雨多驗

以早致之大雨三日將不寂屬其徒必香煙絕處方入化送葬者訝其

輕至香煙絕處龕仍重停宿石上忽風雨晦冥沒入石中

雍正通志

圓修姓潘氏福州人生而歧嶷既長思尋事名師剃髮變衣在嵩陽

寺納戒出游遇百丈山海禪師遂明心要至杭見秦望山愛之遂棲止

松巔木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烏窠禪師焉泊元和初

邦伯裴常棣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於三四或爲參請者說法裴侯命八

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

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

宋高僧傳

慧忠泉州陳氏子幼依祖洋山得度游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

餘年南還舊山痛自韜晦會昌初廢釋氏教及宣宗卽位詔重興之慧忠

笑曰仙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

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
主令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梨未是僧今日歸
來歸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
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謂門弟子曰眾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
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思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
也如禁虵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虵毒弄捕獲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者
怖駭奔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惑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
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

禪林僧
寶傳

十靈莆田九華山僧也先是會昌中千靈辭六祖入闍六祖云逢苦卽住
至莆田苦竹山拄錫山魃拒之千靈曰若能飲鐵鍼則吾去不能飲而吾
飲則若去魃不能飲自飲之魃遁去遂於西山北建苦竹院所飲餘鍼尙

貯存焉

莆田
縣志

我中平和縣三平山開山和尚也本姓楊高陵人父仕闕至福唐生義中